



《詠春》的大致輪廓

長時間，感受太多珍貴的瞬間後，我會自問，當下再做武術題材，意義何在？

葉問幫我解答了這個疑問，葉問在香港，從要開一扇門（開武館，在香港立業）到心中無門（放下武術的門派之爭），這是我了解完葉問的真實故事後，最直觀的感受。

在我的認識中，他或許不是那個以一當十，抵抗外敵的民族英雄，但他確確實實在有人願意出一棟樓來換取他詠春拳法授權之際，在臨終前錄下詠春拳法視頻，選擇將詠春拳法無償傳向世界，這就是我理解的，葉問從“開一扇門到心中無門”的精神內涵，也是真正屬於他的“英雄事迹”。

所以何謂英雄？我們也用作品回答了自己的疑問，即，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英雄，而每個人，都可能成為照亮英雄的那束光。

豬肉榮讓葉問看到，武術精神的內核不是對抗，而是保護弱小，所以在舞劇中，葉問的《詠春堂》，從掛牌到最後摘牌，真正做到“心中無門”。

然後大春也是劇中導演的一束光，在他們身上，我們除了可以尋找到英雄是什麼，也可以尋找誰是照亮英雄的那束光。

就好像生活中、新聞報道裏，一位為救山火，一趟趟騎着摩托車往山上送水為，直到肩都都勒出血痕的“社會大哥”，那一刻，你說他不是英雄嗎？

就像葉問，他是大春心中的一代宗師，但他也要面對吃不上飯、面對生存窘境，那一刻，他也是平凡人——大春。

例如，你看其中一個畫面，大春一手拎着包，一隻手拎着招工啟事，葉問一手拎着牌匾，一手拎着米袋，兩個人好似在同一個時空交匯，時空來回旋轉，互相呼應。兩位主演，好似在那一刻產生了靈魂交集。

其實我們想說的，就是每個小人物，都有奔赴理想的權利，都有尋找自己心中那束光的權利。

就好像大春，劇中用他的視角，來呈現故事，在他的視角中，他是主角，但或許在別人的視角中，大春這個名字壓根不曾被記起；或許，真實的大春，最後只是一個最平凡不過的倉庫管理員。

但在大春視角中，他甚至會覺得葉問在某種程度上親身教過他功夫，儘管事實上肯定沒有。

就好像我們普通人去看電影一樣，我們或許覺得自己全世界都是他（電影明星），但電影明星，卻並不知道我們是誰，但是，這個電影明星在某一刻，或許就成為你的精神力量，給你偶像應有的力量。

葉問亦然，他是大春心目中的英雄，但他亦是一個平凡人，他也會糾結，用買米的錢去打了武官招牌，回家後如何面對妻子；會糾結是否要收下街坊的禮物，教這些他原本看不上眼的學生（街坊）。但最後，葉問做到了開一扇門到心中無門，從三六九等到眾生平等，在那一刻，他才從功夫中，見了眾生。

其實《詠春》的名字亦然，一是指詠春拳，二是歌詠春天。

期待香港觀眾 亦能看到我眼中的香港

詠春、葉問，一定意義上，也塑造了香港的文化界、體育界，帶着這樣一部劇前往香港首演，是否會有不一樣的心境？

周莉亞：其實還蠻期待去香港演出的，因為首先大灣區、或者說嶺南文化很多傳承都是共通的，文化認同感非常之強。

第二，你會發現，我們這代人記憶中關於香港最深刻的記憶，就是香港電影，它對內地八零後、九零後的影響太深了，所以我們《詠春》中的角色，也包括了72家房客，也有豬肉榮、鹹魚強、包租婆這些在香港電影中能找到的符號化的人物。

所以我是特別期待在香港演的時候，觀眾能夠看到誰是包租婆、是鹹魚強、是阿珍，能夠看到香港電影中那些關於麻雀館、旺角街頭的樣子，能夠感受到我們這代人身上的，關於香港的回憶。



掃碼閱讀原文